

新亞與雅禮合作紀實

· 介 ·

中西文化合作的新紀元

關於本院與美國雅禮大學 (Yale University) 普通譯為耶魯大學，本文改譯為雅禮大學) 合作的消息，由於合作的雙方都不願多作宣傳，所以外間知道的不多，而少數畧知一二者，又因不明全部真相，只好紛紛揣測，於是道路相傳，以訛傳訛，愈傳距離事實愈遠。為澄清這類不必要的誤會起見，對於這番文化合作的經過，實在需要一個客觀的報導。我相信，這一定也是關心文化問題之人士所願聞的。

讓我們先回溯去年 (一九五三) 的一段往事。

去年六月中旬，新亞書院諸位董事與教授接到錢穆院長的請柬，除去時間地點和客氣話外，請柬上特別註明：「(1) 請提前半小時到場，穆有所報告；(2) 座中有美國雅禮大學教授盧鼎先生。」

這並不是什麼秘密。許多教授早已聽說盧鼎教授 (Prof. Rudin) 來香港尋找雅禮大學的合作對象。果然錢院長所報告的，也正是如此。吃飯時間，盧鼎先生和各教授只談些一般的教育問題。飯後，正式談話開始，他就坦率的說明來意：

「雅禮大學的『中國雅禮協會』 (YALE-IN-CHINA ASSOCIATION) 在中國辦教育文化事業，已有多年，如長沙的雅理中學，湘雅醫學院和武漢的華中大學。現因政治關係，所有這些事業，不幸已完全中止。但中國雅禮協會並不因此而願停止其協助中國文化教育的努力。她手上一筆沒有用出的存款，而且還會陸續有捐款，來支持她所做的事業。不過這筆錢並不多，而且會方還不能決定把它使用在那一方面：台灣？香港？馬來亞？菲律賓？教育？醫藥？我這次前來遠東，就想考察這四個中國人最多的地方，考察他們最需要我們協助的事業。」 (大意)

盧鼎教授是一位史學家，正好與錢院長同道，所以談得很投機。不過關於雙方合作問題，當日並未進一步的討論。原因是這樣：盧鼎先生需要考察這四個地方以後，方能決定合作對象。他到香港後，原是專科

以上的學校已有十幾所需要詳細訪問。新亞只是其中之一，只把自己的真相坦白相告，便算了事。我們並不想採用任何方式，來影響他的客觀判斷。

盧鼎教授在港時間很忙，中間又一度去台灣考察。在他返美之前，曾一次到新亞參觀，並一次參加了新亞的畢業典禮。他參觀學校時，學校負責人並無所聞，他只和幾個學生隨便談了一陣子天，參加典禮時，也不會說話，所以也並無人特別注意。但當他於七月初由港返美後，突然出現了一種傳說：雅禮已決定與新亞合作了。其實這一傳說，連新亞當局都覺得太無根據，所以逢人問到時，只好回答：我們自己並無消息可以證明。

二

一九五四年開始後，不斷的有朋友自美國寫信來，談到雅禮要與新亞合作的新聞，但都似道聽途說的揣摸之詞。新亞的師生照老樣子繼續辦下去，並無絲毫改變的傾向。但到了三月下旬，突然發生了決定性的變化。學校當局得到一個通知：雅禮的代表就要到香港來了，合作的對象是新亞，他之來就是為了接洽雙方合作的具體方案。

雅禮的使者，中美文化合作的使者邱家恒先生 (REV. CHARLES H. HONG) 曾在中國服務過三年，能說相當標準的北平話，年齡不算怎麼大 (才三十二歲)，但對東方了解頗深透。到香港的起初數日，先與錢穆院長，趙冰董事長和其他負責人分別詳談，對每一問題，都求一具體答案。陪同他進行各項談話的是另一位雅禮校友，一位作家蕭約先生 (B. P. Shoyer)，也是一位久處中國，對中國文化素極熱心的朋友。

各項商談進行之快，真出人意外。到四月三日這天，錢院長已經能把事實真相向全體學生宣佈了。這一天邱先生到學校參觀，學生們利用上課時間，舉行了一個臨時的但十分有意義的歡迎會。錢院長向學生們介紹了貴賓之後，便講了一段誠懇的歡迎詞，也是兩方合作史上最重要的一段講話：

「這次我們兩方的合作，新亞與雅禮的合作，是中西文化合作的新紀元，也該是中西文化合作的新紀元。這次合作，在精神上與方式上，都是革命性的創舉，和過去的一般合作前例不同。」

「西方的宗教團體或社會團體派人到中國來辦學校，拿錢到中國來支持這類事業，這是我們最習見的中西文化合作方式。有名的幾所教會大學都是這樣辦起來的。很多中國青年在這類學校裏接受了近代西方文化的洗禮，他們對於中國的貢獻誠然是很大的。」

「但在這一方式下辦起來的學校是純粹西方方式的學校，學生們對中國傳統的固有文化却很少認識，有時甚至很錯誤的反對自己的文化。這一點對中國近代思想的影響是非常有問題的。」

「中國要現代化，就必須學習西方文化，尤其西方的科學與民主。這是不錯的。但中國要能在世界上站立得起來，成一個獨立國家，要有一種精神上的自信心，那還需要了解自己的文化，自己的歷史，自己的社會，自己的優點和特點。我們原是有這一切的；為什麼我們不尊重自己，發揮自己？為什麼既要獨立，又不肯保持自己的文化？」

「當然，這種舍己從人的教育，不單是西方人在中國辦的教育為然，連中國政府自己辦的學校也有同樣情形。在無條件西化之中又偏重於唯物主義的結果，就是今天中國大悲劇的根本原因。」

「新亞書院的宗旨就在於挽救這一文化的危機，就在於要中國的青年重新認識自己的文化，從這上面培養起我們所必須有的獨立精神；而且只有如此，中國文化才能成爲世界文化的一部份，被他人所尊重。發揚中國文化，溝通中西文化，以豐富世界文化，這是我們新亞要負起的責任。」

「我們這次與雅禮合作，正憑上面這一宗旨。雅禮的代表盧鼎先生會再三稱道我們所特有的精神，我們的學規二十四條，認爲和他們的教育宗旨相吻合。兩個學校的合作，實在就是以這一點爲基礎；它們有相同的教育理想。」

「經過這幾天我與鄧先生的坦白交談，我們的合作原則很簡單，但非常鮮明。我現在所能宣佈的是：第一、雅禮尊重新亞的教育宗旨和計劃，並希望我們以後還是照舊的繼續保持下去，力求發揮與貫徹；第二、新亞接受雅禮的經濟協助，來實現雙方的目的；新亞辦中國式的教育事業，雅禮協助中國青年獲得良好的教育。」

「這是中西文化合作史中的新紀元。這也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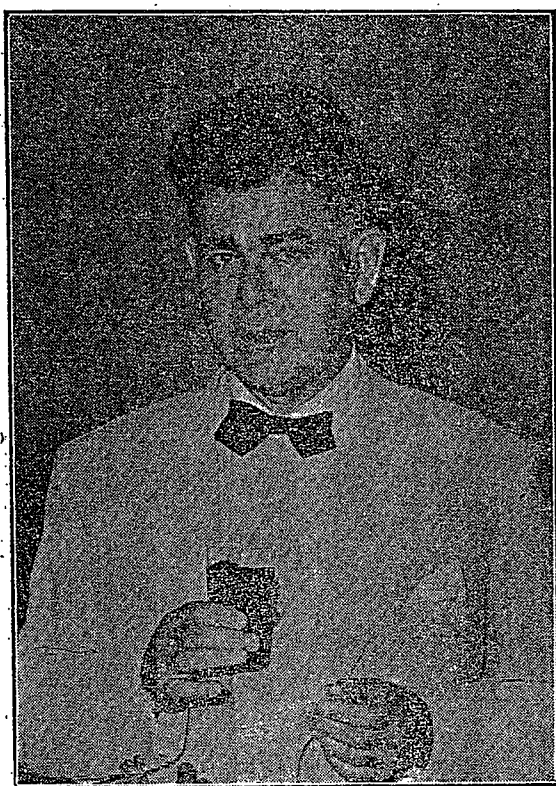
作事業。這一個世界性的文化合作，是中國教育史上的一個新紀元。一個剛剛不過五年的小規模學校，和一個有二百五十年歷史的大規模學府；一個「手空空無一物」的學校；只憑他的理想和理想，要擔當起文化歷史責任，另一個合作的却具備着各項優越條件，要求在遠東來協助一番劃時代的文化事業。」

錢院長在結束他的歡迎詞之前，還補充了以下幾句：

「代表這個合作新紀元的使者，第一位是盧鼎先生，他是歷史學家；第二位就是這位來在諸君面前的鄧家恒先生，他是一位宗教家。歷史學家的眼光是遠大的，宗教家的心腸是慈悲的。今天的世界，最需要人有遠大眼光，才能跳出可悲的現實圈子，最需要人有慈悲心腸，才能挽救可怕的人類悲劇。這正是我們人文主義所一向追求的。在這次文化合作之後，我們可以說，這一目標有了實現的切實保證。」

三

四月三日上午新亞書院大教室作了臨時的會堂，歡迎雅禮的代表鄧



盧鼎先生

家恒先生。在錢院長十多分鐘的歡迎詞未完之前，郎先生暫時坐在前排的一張課椅上。錢院長講完以後，大家鼓掌，靜候來賓說話。他站起來，先謙讓了一番，然後講了約一刻鐘的時間，從容不迫，樸實無華的，說出了他的使命和心中的愉快感想。他的態度好像一位老朋友，無拘無束的吐訴着個人心中的話：

「像新亞規模這樣小而又這樣負盛名的大學，在美國是沒有的，在中國本土以外的中國人所在地也是找不到的。」

「爲什麼貴校規模這樣小，却享有這樣大的盛名呢？這是因爲貴校有很好的教授和課程，以及諸位在錢院長領導下所表現的奮鬥精神。」

「去年盧鼎教授來香港考察大學教育時，對貴校的精神非常欣賞，回到美國後，便向雅禮基金會作了一個詳細報告，因此，董事會便決定對貴校的發展作有力的協助。本人奉命前來，便是負了協助貴校的使命。我不久即回到美國去；到秋季我再回香港，那時我便是新亞書院的一份子了。」

「新亞目前的環境和雅禮大學創辦時期，有許多類似之處。二



郎家恒先生

百五十年以前，有一羣熱心教育的人士，在美國的紐赫文（NEW HAVEN）創辦了一所大學。在開始的時候，只有十二位教職員，五十幾本圖書。這些圖書，現在還保存着，作爲紀念品。他們沒有錢，沒有校舍，也沒有學生。他們的情形是很艱難的。

「那時的美國還是英國的殖民地，情形和今天的香港相同。全美只有一所哈佛學院，學額有限，費用很高，而交通又不便利。那時移植到美國來的人是一羣爭取宗教自由的清教徒，他們要想培植一批宗教領袖及教育下一代，只能把子弟送到哈佛或送到英國去深造。因此，他們感到極大不便，決心自己辦一所新的大學。那時有一位富商雅禮先生（ELIHU YALE）擁有一批商船，在中國及世界各地作商務活動。他捐出幾箱貨物，交給初辦的學校。教授和學生們把貨物推銷後得來的現款，充作學校經費。爲了紀念他，學校就命名爲雅禮。」

「經過二百五十年的奮鬥，雅禮培植的人材確實不少，在學術方面的貢獻也很大。她現在有學生五千人。雅禮的校訓是「光明與真理」，她的口號是「爲上帝，爲祖國，爲雅禮。」這就是雅禮的目標。在二百五十年間，有不少的宗教領袖，政府領袖，工商業及其他方面的領導人材，都是經雅禮培植成功的。在教育方面，她的貢獻特別大。經雅禮協助而辦理的學校有一百多所。在中國就有長沙的雅理中學，湘雅醫學院，及武漢的華中大學。」

「這一次採取一種新的方式，和貴校合作，來協助貴校的發展。假如我們能協助貴校培植人材，在學術上有重大成功，那麼，雅禮的目標就算達到了。」

郎先生認爲新亞的處境和當年的雅禮相似，比較頗富趣味。末後，他以爲：

「新亞有一個比當年雅禮更優越的條件：創辦雅禮的人士是一羣牧師和中學教員，他們不僅要應付一切困難環境，而且必須首先訓練自己成爲大學教授。但那是很不容易的。新亞却是由一羣有名的教授們所創造，他們在教書方面有經驗，在學術方面有成就。因此，我想貴校不需要二百五十年那樣長的時間，便可有雅禮一樣的成就。」

「我希望貴校在錢院長領導下，發展成爲一所世界最成功的大學，進一步以新亞的力量，創辦許多分支大學和學院，這不但是新亞的成功，不但是中國文化的成功，而且是世界文化的成功。」

新亞與雅禮的合作，不論從那方面看，都有極其重大的意義，這是每個了解文化問題與注意教育問題的人都能洞察的；不過像這樣一件偉大的歷史事件，却決非這樣一篇報導文字所能盡其萬一的。我現在還是避去這一點，專談合作進行中的具體事實罷。

新亞與雅禮的合作，依雙方約定，是從今年五月一日開始，到我執筆寫這篇報導時（六月十日），才不過一個月零十天。在這開始的四十天之中，計劃的、討論的，當然很多；但是由於時間很短，已經具體決定的和着手執行的，其中最重要的却是以下兩項：（一）是每位「新亞人」所極端關心的校舍問題，（二）是新亞五年來天天在感受威脅的經費問題。

先談校舍問題。新亞創辦五年了，始終僑促在桂林街租用的三四層樓上。空間之狹隘與環境之囂鬧，達於頂點，而每月房租，尤其不勝負擔。這是任何人都看得到的。雅禮的兩位代表盧鼎教授與鄭家恒先生當然也不例外。所以一開始談合作問題，便針對校舍問題而展開討論。現在已有的結論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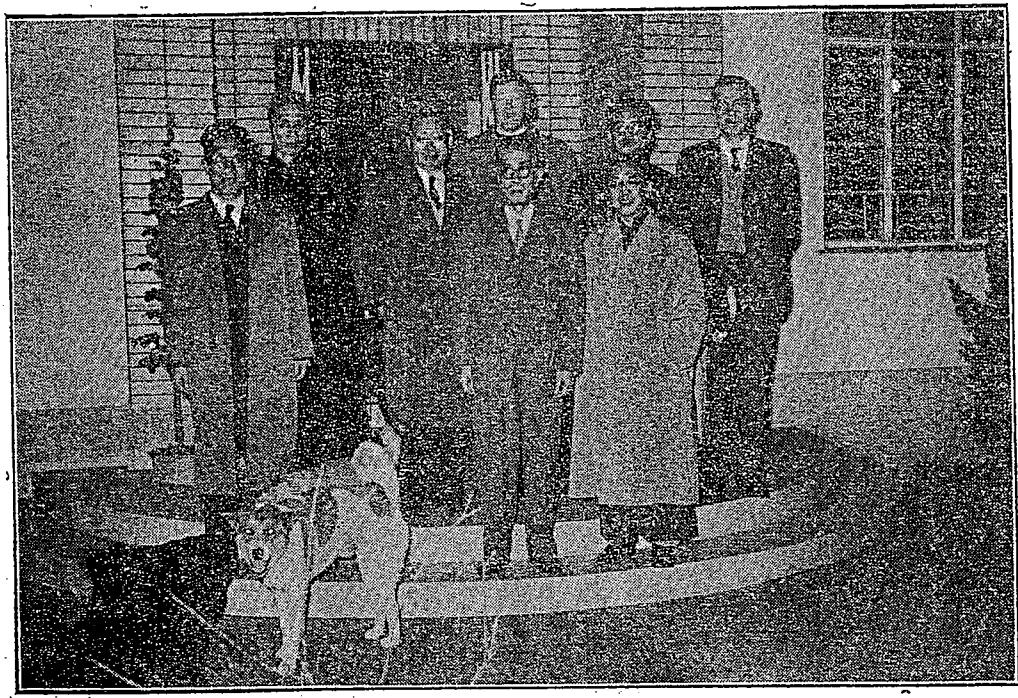
- （1）雅禮協助新亞建設一所自己的校舍。
- （2）新校舍的容量至少以大學部學生四百人的需要為準。
- （3）新校舍的組織將包括教室、圖書館一座，實驗室一所，及研究室，辦公室，宿舍，運動場等。
- （4）新校舍的建築基地，由董事會向香港政府接洽，請撥官地。

以上四項的前三項是沒有任何困難便可決定的；問題在於第四項，即香港政府的態度。鄭先生離港前曾與政府商談過，他走後，蕭約先生又邀同錢院長到教育司商談這一問題。據我所聞，學校與政府之間已有默契，即政府既同情新亞的教育理想與需要，自然會設法予以滿足；領地的公文手續已於上月送呈教育司，大概不久便可批准了。

新校舍的建築當然是一件相當費時費力費錢的工程；工程完畢後，內部的裝置設備，還需要一個相當時間。這樣，一九五四年秋季便成了新校舍建築時期，至於這學期開學上課辦公等，還必須暫時在桂林街老地方進行——我們希望明年可以遷入新校舍。

其次是新亞的經費問題。五年來的新亞，幾乎過着沿門托鉢的日子，來維持教學的進行。四方八面的零星捐款，極少數學生的學費，有時不足每月最低的必需開支。自錢院長以下，所有參加新亞教育工作的人們都成了經常的捐款奔走人。這種情形當然不能再讓它繼續下去。新

亞與雅禮合作後，新亞的諸位教授有更重大的學術使命，不能再像過去一樣浪費其時間精力於經費的籌募。雅禮方面自始即已認清這一點，所以關於經費問題的討論極容易的便決定了解決辦法；其中最主要之點是：（1）在合作期中，新亞必需的經費，除學費收入部份外，由雅禮



董事會歡宴兩先生
 右起前排（第一階）：錢院長，趙冰先生，張丕介先生，後排（第二階）：蕭約先生，唐毅先生，郎家恒先生，沈燕謀先生，蔡貞人先生。

協助。

(2) 教授授課鐘點費，自四月份起，增為每小時六十元（原係每小時三十元）。

(3) 專任教授x位，自下學年起，改專任薪。

這三點包括的內容很明白，不用多作解釋。我因連年經手學校經費的收支，最清楚每月遭遇的實際問題——現在這個最頭痛的問題總算告一段落了。當然這不是說新亞從此就沒有經濟問題，不過我相信，以後或不敢再演過去五年的「窮劇」了罷。

當然，在兩方合作商談之中，還有若干其他問題也都經交換意見，決定辦法，例如董事會之擴大，圖書與各種教學設備的添置，以及將來兩個大學之間的學術研究合作等項。不過比較上說，上面兩個問題的解決當然是多數人所最關心的了。對於以後各問題的具體辦法，我希望將來另文報導。兩方面的合作既是長時間的大事業，我的報導也將是陸續不已的寫下去。



勸察新校址

起左：錢院長，沈燕謀先生，郎家恒先生，蕭約先生。

在雙方合作中間，有一件極不易為局外所了解的事：像上面所談的合作事實，原來只是雙方口頭一談便算定案，根本沒有公文往返，乃至免去了開會記錄的形式。我上面所記各點，並不是抄自什麼紀錄檔案，而只是談話時彼此商定的共同意見而已。這恐怕是中外合作史中最破天荒的創例罷。

五

新亞與雅禮的合作已經開始了第一步，給中美文化合作，與一般中西文化合作，開了一個新紀元。在新亞方面，師生們的欣慰興奮，自不待說。他們只有以更大的努力，實現他們的教育宗旨。在雅禮方面對這一合作事業的重視，也是極端令人鼓舞的。例如本年度中國雅禮協會的年會通告（五十二屆年會）就是以「協助香港新亞書院合作」為中心議題，而同時紀念在雅禮大學畢業的第一位中國留美學生容閱的畢業（一八五四）。關於容閱的話，本文暫不多談；為省篇幅，我將那份通告的一段譯錄於左：

「美國雅禮大學之中國雅禮協會，於一九五一年停止其在長沙實施多年之醫藥及教育計劃，刻正從事一援助東南亞中國人民之新措施。此項新措施經由此間與遠東方面作數月之協商後，於五月一日起開始施行，對中國流亡教授及學生在香港所創設之高等學府新亞書院，作財政上之援助。

「香港雖為英國統治下之殖民地，惟大部人口均係中國國民。新亞書院設有大學課程，用中國語言教學；其因英語程度不够，不能就讀於香港大學之學生，獲得進入該校深造之便。雅禮對新亞之支持，將擴及對英語及其他西方課程之講授，予以改進便利。新亞之未來發展計劃，將徵詢香港教育司長之指示辦理。

「新亞書院在錢穆教授主持下，現有學生一百一十人，錢教授為遠東所公認之中國最偉大學者之一，全體教授皆為以前國內大學之名教授，其中有兩名還是前雅理中學畢業學生。

「錢院長業已宣佈擴充新亞董事會董事名額之計劃，包括雅禮代表在內。」

在這次年會上，雅禮的衆多會員與校友們將非常高興的獲悉其尋找到的文化合作朋友，他們也將以其一向熱愛中國文化的精神，慷慨支持他們的組織所發動的計劃。這是文化史上的一件極其可慶幸的合作，雖然剛在開始，但我們很有把握預祝其順利成功與燦爛前途！